

對主內同工的信念

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，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鎖，就篤信不疑，越發放膽傳神的道，無所懼怕。(腓一：14)

現代人嚴重的精神問題之一，是孤單的感覺：這不是說地理環境的影響，如處身在孤島上；也不是被隔離；而是在社群中的孤單。

不能隔絕

監獄是強制的隔離，使被拘禁者行動受到限制。（至於以教育改良為目標的監獄理論，是近代的事。）保羅因為福音的緣故，被控告，被監禁；仇敵的目的，正是要限制他，要隔離他；因為他們“看這個人，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動普天下猶太人生亂的”（徒二四：5）。其實，他們還沒有完全認識保羅的使命：他不僅是要影響猶太人，連非猶太人也在內；他們也不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不能限制的。當然，他們倒有現代的防疫常識：要防止“瘟疫”蔓延，必須儘量的加以孤立，限制。

他們的目的達到了：保羅被關進了監獄裏。不過，只是拘禁使徒的肉身，並不能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，而且產生了反效果。保羅說：“弟兄們，我願意你們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興旺，以致我所受的捆鎖，在御營全軍，和其餘的人中，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。”（腓一：12,13）四堵牆不能圍堵限止福音，人的力量限止不了福音的大能。保羅說：“我為這福音受苦難，甚至被捆綁，像犯人一樣；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！”（提後二：9）這不是虛空的豪語，自我的安慰，而是確定的事實：像是洪流的衝激，藉著聖靈的能力，傳揚出去，達到了平常不能達到的地方，達到了更遠更高的層面，進到了凱撒御營禁衛軍中，也進入了宮廷人員之中（腓四：

22)。你想，那些人同情他，安慰他，向他學習，他事奉的機會，不減少，反而增加了；他的同工也增加了。如果看得更深入些，連反對他的人，也不知不覺的成了他的同工，看似阻力，竟作了他的助力！

狡猾的魔鬼，竟然成了愚拙，幫助了福音的發展。許多年代之後，敵對神的人，仍然走過去的覆轍：迫害教會，反而使福音興旺！

有一位宣教士，在非洲工作多年，妻子和兩名兒女埋葬在非洲，拖著老病之身，退休返回美國。船到紐約碼頭，意外的發現有大群的人在歡迎！但他很快就知道，歡迎的對象並不是他；是歡迎泰迪·羅斯福(Theodore Roosevelt, 1858-1919 第二十六任美國總統)，去非洲狩獵，剛巧同船歸來。這位宣教的老戰士，提著箱子，獨自步下輪船，一陣孤單的感覺，連在非洲蠻荒都沒有感受過，現在忽然襲上心頭。夜晚在旅館裏，愴然泣下，以至不能禱告，但在黑暗的靜夜裏，神對他說：“孩子，你還沒有到家呢！”

不是一人

先知以利亞，面對以色列的惡王亞哈，和四百巴力先知，在迦密山上，勇敢像獅子；但在耶和華聽他的禱告，從天上降火，燒盡壇上的祭物，得到偉大的屬靈勝利之後，受到王后耶洗別的恫嚇，他感到無比的孤單。這無形的敵人，竟使他無法勝過，逃跑到曠野，在那裏灰心求死！他向神訴說：“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...只剩下我一個人！”(王上一九：10) 曾幾何時，他一人挺身與王作對(王上一八：22)，慷慨赴死的精神，坦然無懼，現在竟然勝不過孤單！但耶和華對他說：“我在以色列中，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。”(王上一九：18) 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七千人！看見神在信祂的人中間工作，就不會感到孤單，就不至於失望。

先知以利沙，無意間牽入了國際政治，因為他圖謀有利於本國，以致鄰國的亞蘭王派特遣軍去捉拿他。以利沙的僕人清早起來，發現他們所在的多坍小城被強敵圍困，車鑼鑼，馬蕭蕭，軍兵聲勢何等驚人，自己何等孤單無助！以利沙禱告了：“耶和華啊，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見！”那少年人得神“開他的眼目，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。”這證明神人以利沙先前對他說：“不要懼怕！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。”(王下六：8-17) 聖經說：“耶和華的使者，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，搭救他們。”(詩三四：7)這話是真的，不是誇張形容；只是需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見，神的應許信實可靠，看見神的同在，就不至於孤單。

保羅困居在囚室之中，耳中可以聽到看守他羅馬兵的腳步聲音，在四圍走動，還有佩刀兵器的相擊聲音。但他信心的眼睛，可以看見福音的火焰，在遠近各處燃燒起來，該是多麼興奮，多麼有興趣的事！他知道，主與他同在，聖靈與他同工，神的眾使者與他同工。他知道，神有美好的旨意，因著他的受苦被囚，福音更加興旺廣傳，信主的人更加增添，神的國度在擴展，擴展。

第二世紀的聖徒，教父特土良(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, c.145-220)，曾在迦太基的參議院大聲疾呼的見證：“殉道者的血，是教會的種子。我們已經佔領了你們的地區—你們的城邑，島嶼，堡壘，市鎮，議會，軍營，宮殿，參議院的大廳！”苦難使福音更加激揚，迫害使教會更加興盛，是歷史的事實。保羅知道，他所受的苦使福音興旺，使信徒增多。不但對非信徒影響，使他們受感而歸信；在另一方面，對於已信的人，更有積極的意義。

不會失敗

基督教的發展壯大，是在其創始人不在世界的時候。主在升天前就說：“我所作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作，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。

” (約一四：12) 那位智慧的法利賽教法師迦瑪列，曾以基督教發展的前途，衡量其是否出於神。他列舉以往搞甚麼運動的革命領袖們為例：丟大和加利利的猶大，一時候風起雲湧，許多人跟從；等到他們的領袖崩逝之後，不久就煙消雲散了。他指著使徒們說：“他們所謀的，所行的，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；若是出於神，他們就不能敗壞他們，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。” (徒五：34-39) 反對的宗教人，聽他所說的有理，又看使徒們的成功機會近於無，就接受了。照一般情形看來，那雛型的教會，實在沒有生存的條件：領袖們“是沒有學問的小民” (徒四：13)，面對著政治和宗教的兩面夾擊，嚴酷的迫害，似乎是前途無望，生存下去必然是極大的奇蹟。但奇蹟就在他們眼前發生了。教會不僅存在，而且迅速增長；在領袖們被捕入獄之後，當天就有成萬的人信主：“男丁的數目約有五千” (徒四：4)！顯然的，這不是出於人的計畫，組織，而是由於聖靈的大能。仇敵撒但以為藉人的手把主釘了十字架，“殺了那生命的主” (徒三：15)；哪知生命的主是不能殺的，十字架反成就了救恩的計畫。直到今天，我們看到十字架，就想到增加的記號：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，結出許多的子粒來。

保羅入獄了。福音的仇敵大大的歡喜。他們以為捆綁了保羅，就捆綁了“瘟疫”，限止了福音。不過，保羅入獄的結果如何？並沒有寒信徒的膽，灰信徒的心。他們看見了保羅勇敢的榜樣，看見了神的大能。保羅沒有入獄之前，他們看見的是使徒保羅；保羅入獄之後，他們更看見了耶穌的榮耀。使徒保羅說：“我們這活著的人，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，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。這樣看來，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，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。” (林後四：11,12) 這是新生命傳播的原則：在主裏的弟兄，多半因保羅“所受的捆鎖，就篤信不疑，越發放膽，傳神的道，無所懼怕。”

保羅並沒有誇張，也不存幻想。他知道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信念：他是說“多半”，幾乎是所有的信徒。這些主裏的肢體，是他可以信賴的。是這信念，使他得到鼓勵。知道有這麼多可信賴的同工，而且是堅強忠勇的同工，就互相堅固，彼此建立，站立得穩。

保羅知道，並不是所有的福音使者，都存有一樣的動機：

有的傳基督，是出於嫉妒分爭；也有的是出於好意；這一等是出於愛心，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；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，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。(腓一：15-17)

A. 廣闊的胸襟

我們要問：既然不是出於誠意，不是出於愛主的心，不是被“基督的愛激勵”(林後五：14)，為甚麼會走上傳福音的路呢？保羅說：有的人存著私慾，出於舊性惡性(雅三：14-16)，把教會當作社交和政治鬥爭的延長，要在那裏得這群眾擁戴，可以得些利益，或是博個名聲；但是他們的本性未改，作出各樣的壞事。他們的惡行，卻又被記在基督徒帳上；因為世人不會，也沒有興趣分辨，以為都是基督徒作的。結果，使主的名受羞辱，並且給世人反對迫害教會提供了借口。這樣，撒但的詭計得逞，神的僕人保羅捆鎖的苦楚卻增加了，得不到人的同情。這是多麼厲害的詭計！

雖然如此，保羅不會因而灰心。他知道，麥田裏必然有稗子。主人說過：“這是仇敵作的”(太一三：28)。聖善的靈工作興旺的時候，邪惡的靈也忙碌的作混亂破壞的工作。但是道種撒在好田裏，有真生命的麥子更多。這些“出於好意”的同工，愛神的僕人，知道他工作的價值，雖然不是受他們雇用，在他們的教會服事，也仍然不忘記與他在福音上同勞，這使保羅的心得到安慰。

我們在這裏看出神僕人廣大的心。他坦然的說：“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。為此我就歡喜，並且還要歡喜。”(腓一：18)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，卻是真正愛主的心，是主的心；不僅是愛自己和屬自己的，“我的教會”，“我的工作”，儘畫小圈子。

當神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的時候，照摩西所求的，選召百姓長老七十人，把降於摩西的靈分賜他們；他們就受感說預言。但其中有伊利達，米達二人，仍在營裏，卻也受感說起預言來。這是“不同我們在一起”，“跟我們不一樣”的人。不說預言沒有問題；但這成了問題。怎能容忍他們？約書亞是摩西的忠心助手，報告摩西說：“請我主摩西禁止他們！”摩西卻說：“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？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，願耶和華把祂的靈降在他們身上。”(民一一：25-29)

當主耶穌同門徒在世的時候，約翰來說：“夫子，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！我們就禁止他；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。”不趕鬼沒有問題，“不與我們”是問題；寧可讓人被鬼奴役，不能破壞“我們”的專有形象。這不止是約翰的個人意見，門徒也都以為別人該跟他們走同一路線。“路線”問題，非爭不可！想不到主耶穌說：“不要禁止他們；因為不敵擋你們的，就是幫助你們的。”(路九：49,50)主耶穌不僅是把“你們”的圈子畫大了，更改變了門徒的觀念：世人以為跟我在一起的就是好人，不跟我一樣的就是不對的。但主耶穌告訴門徒，要與人無爭，與鬼有別。這是對“同工同道”的正確原則。可惜，有許多人，誤把敵對的原則，用在主內的人身上；以為“不與我相合的，就是敵我的；不同我收聚的，就是分散的”(路一一：23)；以“我”來代替主，造成主內的分爭，肢體相殘的恨人主義，使仇敵稱快，叫主痛心！

我們不能以嫉妒對嫉妒，不能以分爭止分爭，更不能以恨人主義代替愛的運動，以屬血氣的手段作屬靈事工。保羅不看別人與我們的不同，只看與我們相同的地方；不看負的一面，只看正面的結果：如果我們看到基督被傳開，就應該歡喜。這是尊主為大。這是與主同心。

任何集體的事工，各成員必須真誠合作，才會收到美好的效果；在主的工作上，更必須如此。這不僅是自然的常識，更是屬靈的法則。

B. 越的追求

保羅不僅看得廣，他也看得遠，看得高。他說：“因為我知道，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，終必叫我得救。”(腓一：19) 保羅在這裏指出，聖工上面的助力：人的禱告，主的幫助。陶雷(Reuben Archer Torrey, 1856-1928)很注重代禱。在出發旅行佈道之前，他發出五六千封信，請求為他代禱。不過，他說，他知道有兩位的代禱是最要緊的，就是聖靈“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”，復活的主耶穌，“現今在神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”(羅八：26,34)。因此，保羅所遭受的苦難，也成為代禱之人靈命上的益處。就如西門彼得被希律王受在監裏，即將面臨公開處決，“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”(徒一二：1-19)。因為彼得所遭遇的事，教會學習了禱告的功課：神差天使救彼得出監，教會經歷了禱告所發生的神蹟奇效，還會對禱告冷淡嗎？

“終必叫我得救”，所用的“得救”(soteria) 這個字，並不是單指救恩；也指困厄得自由，危難得平安，疾病得健全的意思。救恩是為了信的人，現在即可得著的。保羅並不需要期望將來得救，他是已經得救了。他所講的，是從他現在的境況中得到解救：可能包括從監獄中得到解救，也是從肉身捆綁之中得到解救，使基督得

著榮耀。因此他接著說：“照著我所切慕，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羞愧；只要凡事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”(腓一：20)

在這裏，我們看見保羅生活的目的，是何等的高尚，何等的超越自我和今世！他不求自己的好處，不為自己的榮耀，只求基督在他身上得榮耀，顯為大；不是一時的顯大，而是經常的活出基督。他所求的，是不要羞辱主，需要有從上面來的勇氣。在一個邪惡背道的世界中，要活得出真理，要敢於與眾人不同，不是容易的事，不是膽怯的人可以作得到的，也不是太監神學家所講的那麼簡單，也不是唯利是圖的買賣人所敢夢想的；不是順風草，要作中流砥柱。能“放膽”，需要能放心，不以得失介懷，不為生死挂心。人警告他，往耶路撒冷會不安全；他說：“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；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”(徒二〇：24)。

這是容易的事嗎？當然不是。實踐起來，是十分困難的。許多想憑自己英雄式作為的人，都經不起考驗，跌倒了，蒙羞辱。但保羅不是靠自己，是靠聖靈：他對同工的忠誠有信念，對教會的代禱有信念。他深信有聖靈和同工支持，就可以說：我“知道所信的是誰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，直到那日”(提後一：12)。這是真正得勝的生活。如果我知道為何而死，也知道如何活。